

三友抒怀



懷想一 種植 物

安秋生 著

■ 华艺出版社 ■

怀想一种植物

——《三友抒怀》

安秋生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想一种植物/安秋生 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6

(三友抒怀)

ISBN 7-80142-316-X

I. 怀... II. 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50 号

作 者: 安秋生

责任编辑: 郑治清

装帧设计: 朱春丽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 刷: 北京通州区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75

书 号: ISBN 7-80142-316-X/1.162

定 价: 15.20 元

定价(全三册): 48.00 元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曾有人预言 1999 年是世界末日。1999 年过去了,2000 年也要过完了,世界并未毁灭。既然地球还在转着,人还在活着,就要生活,就要劳动,对一个作家来说也就要写作。收在这本书里的散文随笔,主要就是近两三年的作品。

但我并不以为诺查丹玛斯氏的预言纯属无稽之谈。人类确实面临着许多危机。回望 20 世纪,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世纪,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空前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我们享受到了许多我们的先辈从未享受过的文明成果。人类为此得意洋洋。但是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他们认为 20 世纪是一个大善大恶的时代,一个大进大退的时代,一个光荣与耻辱共存的世纪,一个文明与困惑交织的世纪。别的姑且不论,单单生态环境在 20 世纪的急速恶化,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的许多作为确实是对子孙后代犯罪,无可弥补的犯罪。从许多事实看一看,世界末日的预言仅仅是危言耸听吗?

家居一座小城,从住宅到机关又从机关到住宅的“两点一线”生活,使我视野狭窄孤陋寡闻,无法从广阔的视角去考察人类文明的得失。但我有眼睛,有耳朵,对晴雨冷暖有感觉,还有能回忆能

思考的大脑。看到森林减少河流干涸天空越来越灰暗，我情不自禁地怀想儿时的时光，怀想那时的绿树红花小河流水和蓝天白云，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的宣泄。看到人们占有财富越来越多而心灵越来越焦灼、冷漠，我常常忆念起父母的怀抱朋友的关爱，这也不仅仅是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呼唤。更何况我们懂得战争、贫穷、灾难的阴影一刻也没有远离人类，许多人仍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一己的安逸而放弃责任。尽管我手里只有一支笔，一支孱弱无力的笔，但我还是要做下去，把这些思考倾诉出来记录下来。不管它多么苍白微弱，总算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为 20 世纪留下一些东西，不枉让我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走过一回。

中国有句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体现了普通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展望新的世纪，我们欢欣鼓舞，同时又不乏困惑：人类会拥有一个怎样的明天？我们该为这个明天承担何种责任？我想，不能总是觉着“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中国人早就懂得了这样的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正视人类的现实危机，勇于承担责任，从身边小事做起，竭尽绵薄之力。全人类都要增强自律意识，从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事情，趋利避害，善待万物，重建人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开拓与 20 世纪全然不同的新的文明。

世界是否真会走向末日？这得看人类自己，尤其要看人类在 21 世纪的表现。在 20 世纪末中国的一座小城里，一个普通人在“怀想一种植物”，愿人们能从这株“植物”那里听到一些什么，进而多一些对生命以及和生命有关事物的思考。不忘昨天，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在 21 世纪里一路走好——让我们由衷地祝福人类。

是为序。

2000 年岁末

目 录

自 序.....	(1)
----------	-----

隔 夜 苦 茶

家乡那片穷土.....	(3)
家乡的过年.....	(9)
乡 谚	(12)
婚仪之歌	(14)
小城夜话	(16)
吃饺子的记忆	(18)
月光下的童年	(22)
记母校·忆儿时.....	(25)

树 情	(29)
书 缘	(32)
雪 思	(39)
河 殇	(43)
师 怨	(46)
想起三十年前一场暴雨	(50)
上坟小记	(54)
两次相亲	(56)
我的名字	(58)
真假之间	(60)

来 踪 去 影

冬天到来的时候	(65)
我心目中的祖父	(68)
姐夫和他的儿女们	(74)
“愚人”老智	(78)
画山的朋友	(83)
伤吉祥	(87)
老 侯	(89)
江印之死	(91)

庸 思 凡 想

儿子的“悲哀”与我的庆幸	(95)
四十岁独白	(97)

左右为难·····	(100)
季节的困惑·····	(103)
留一片荫凉·····	(106)
听那叫卖声·····	(108)
过年没心情·····	(110)
无缘中彩·····	(113)
清明上坟去·····	(115)
到山里去·····	(117)
说“拜年”·····	(120)
说“回娘家”·····	(122)
与鸟亲近·····	(125)
别一种快乐·····	(128)
田野半日·····	(131)
累人的事·····	(135)
我的牵牛花·····	(138)
来自山里的礼物·····	(141)

醉眼向洋

“风格”的梦呓·····	(145)
我看命运·····	(148)
出身名门多好·····	(151)
大款话题·····	(154)
谚 辩·····	(156)
其实我们都在流浪·····	(158)
漫说“黄粱梦”·····	(160)
人生之“味”·····	(163)

人性放言一则·····	(165)
自信人生：人类生命永不凋残的花朵 ·····	(167)
我看同学聚会·····	(170)
杂说“谎言”·····	(172)
“天上的云，地上的人”·····	(175)
怀想一种植物·····	(178)
随手写下·····	(181)
面对卢舍那雕像·····	(192)
古代女子怎样生活？·····	(195)
劝君少唱“帝王颂”·····	(198)
我们喋喋不休，在说些什么·····	(200)
唱歌、现代化及其它·····	(202)
“虹”为什么会“永远”·····	(204)
邯郸有个散文沙龙·····	(206)



隔

夜

書

茶



家乡那片穷土

随着父母亲的先后逝去，老家那个村庄只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梦境之中了。除了梦境还有幻觉——无论去到哪里，在小城家居，或到外地远足，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眼前的景物与老家村庄相比较，从中获得某种经验性的判断，于是许多时候恍然是回到了它的怀抱之中。

思绪也常常停驻在那个村庄。

我说过，它有一个不错的名字。这使我一度觉得，我们的先辈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至少曾经出过一两个文化人。凭着这一点，小时候与邻村的孩子对骂，就以他们粗俗的村名作口实，编成难听的粗话嗷嗷喊叫，自以为就沉重地打击了对方。

渐渐我就感觉到了这种自豪的盲目和幼稚可笑。好听的村名，既没有给它的村民带来富足，也未曾给它的后代带来文化。它像一只充气的口袋，空空洞洞，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我的家乡，是一片真正的穷土。

首先我发现，我的村庄好像没有历史。村里，看不到一座百年老屋，地里，寻不到一处有名的老坟。一切都是那么平平常常，没有来历似的。鹤立鸡群般最为高大的一处楼院，是那户最有钱的“富农”在土改前三年才建成的。也就是说，他苦苦地盘剥别人，也

苦苦地苛薄自己(他靠开粉坊发家,自家人吃穿用度非常节俭),是想留一份传之子孙后代的家业的,但还没怎么来得及享用,就被“扫地出门”了。这些事在乡亲们嘴里反复咀嚼,就得出了一致结论:咱村自古至今不出大户,偶尔有个把人家露出个苗头,也会很快被掐尖儿。这是村脉。

不出大户,也就没有“人物”。小时候在田间地头 and 街前饭市听大人们海阔天空地闲聊,讲到的奇人轶事,似乎都是发生在外乡外村,从不记得有谁说过,咱村的谁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干过什么大事情。这让童年的我常常十分沮丧。长大后接触《县志》,急切去翻找可能写着那个村名的地方,不幸得很,除了在“村镇设置”章节不能不写它以外,实在再难寻觅到别的东西。举人、秀才不属于它,文官、武将不属于它,就连能工巧匠也不属于它。哪怕有个出名的坏人、怪人呢,也没有一个。后来我看到一个村的村志,竟然厚厚的一册,历朝历代都有些名人。这让我顿悟,怪不得这个村能有现在的名气,他们血管里流淌的血,原本就与别处的人们不尽相同。还有一个小村,距我村十几里路,本来地处偏僻,却屡屡在史志中抛头露面,因为它的儿女,在宋朝,有武将韩令坤、韩重贇,都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名将;在明朝,则有李腾蛟、李尔育父子,父亲是举人,儿子中进士,做官不说,还是著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几百年过去,他们的名字仍然闪闪发光,在家乡一带,只要提起这个村庄,人们就说是“出人物”的地方。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掩上《县志》,我不禁为自己幼时对村名的得意而惭愧起来。此时我感到,我平庸的村庄像一棵没有根柢的树木,像一块没有来处的河卵石,甚至像一片没有来踪去影的云彩。

我的一贫如洗的村庄啊!

对老家村庄这些不恭的认识,其实是在离开它之后,从一个

既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的位置一再观察,然后在某一个早晨蓦然想到的。我的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不曾离开过它的父老乡亲们,却未必有此感受。他们一往情深地热爱自己的故土,植根自己的故土,即使风吹雨打雷劈火烧,也从不嫌弃于它。

我们村庄在人民公社时期分为九个生产队,我家属于第一生产队。据我后来对第一生产队所属三十多户社员的逐一回忆,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飘泊异乡。有的因为灾荒饥饿,不得不离家谋生;有的由于父母双亡,不得不去投亲靠友;有的去学习养家的手艺,暂时在外安下家口。但最终都浪子回头纷纷放弃那已经生活几年十几年的,或同样贫穷或相对富裕的地方,千方百计回到了老家这个村庄。当说到一位本家哥哥从繁华集镇返回老家时,说到一位老兽医在外流浪几十年最终抱老病之躯返回老家时,父亲对我深沉地说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又说:睡觉当不了死,茅房当不了家。我不知道,父亲的这些话是否真的说出了两个浪子的心声。

但我绝对相信父亲的真诚。

因为我的家族史上,就有好几次差点儿举家出走的经历。我们听的最多的,是四十年代初那场大饥荒:大旱三年,赤野千里,村里十室九空。起初我家仗着爷爷前几年做屠宰生意积攒的家底,过些日子就让父亲带些衣被之类的物品到山西襄垣县换回些粮食,糠糠菜菜勉强度日。后来终于没有什么浮财可以变卖了,爷爷不得不考虑外出逃荒的事情。他们选择了口外,听说那里有许多土地无人耕种,很能养活人,就张罗着把房屋和两亩水地典当给保长家,换些路费启程。恰在此时有一名亲戚来访,说:“不到山穷水尽呢!”亲戚说出一个办法:城里的县长家新添了一个女孩,要找一个奶妈,让我的母亲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当奶妈。我母亲片刻思付之后,含泪应下了。几天后,她把自己的骨肉扔给天主教育婴堂,

走进了县长家的黑漆大门,这才使一家人避免了异乡飘泊。听着这些辛酸家史,我却充满童真地问道:“假如那时往口外去了,该会怎样呢?”

母亲说:“那,能不能活着回来就两说了。多少人死在逃荒的路上。”

父亲却说:“也不一定呢。那里地面宽,雨量足,插根棍儿也能长出庄稼,说不准呆住了,还不想回来呢。”

母亲不满意父亲的说法,瞪了父亲一眼,父亲赶忙补充道:“只是故土难离呢!”

这些话,却在我童年的心里放飞出许多幻想。我想,假如生活在“口外”,或许现在不至于饿肚子呢,不至于交不起五毛钱的学费而被老师罚站呢,不至于想看书却没书可看呢,不至于十几岁没有进过城呢。虽然这一切仅仅是想想而已,但说明当时的我对故乡的意义是相当淡漠的。

但乡亲们对于故土的执着,也感动过我。一次在母亲炕头与邻家老嫂子交谈,她讲了她四十年代那场饥荒中的遭遇。那时她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媳妇,丈夫病死在外,她拖着一个儿子实在无法生活,母子就到了山西襄垣县,那是亡夫做过屠宰生意的地方。在那里,她找到了婆家的叔侄弟兄,可是谁也没有顾惜她的意思。她只好独自撑起一间杀宰铺,渐渐干出了名堂,每天竟能卖一只羊了。当地许多人赏识她的能干和漂亮,都劝她在当地寻个人家,她楞是不肯。她说:儿子是通乐的,我一定要活着把他领回老家。她果然回到了老家,嫁了本村一个谁看都不般配的男人。她说:为了儿子,我认啦。

正是从父母一辈人的这些行为,我渐渐读懂了“老家”一词的真正涵义。我参加工作到过不少同样贫瘠的地方,看到老乡们艰苦甚至是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总是首先跳出一个想法:为啥死守

在这里呢？随便择个地处搬迁出去，也比这样熬着强！但往往很快又想起了我的老家，想起了我的父老们，我就在心里贬斥自己的“浅薄”：对故乡的感情，岂是利害二字可能衡量的吗？

我的村庄在我离开时，是一千多口人，20多年过去，如今已有两千多口人。这当然是地球人口增长过快的缩影。但我这里述说这个数字，是想说明他们并不像我，总把家乡的贫穷挂在嘴边。他们辛勤劳作，他们生育繁衍，他们生生不息。靠土地的收入难于养家，村里又没有集体企业，他们就自寻门路，有不少人拣起了祖辈做过的营生，做屠宰生意。这其实赚的也是一份辛苦钱，买、宰、洗、煮、卖，一家人起早贪黑，往往赚取了一份高工资而已，真正发财的，也不过三家两家。更多的人则是外出打工，挖煤，采铁，运输，无论什么苦活、脏活、险活，只要能挣钱，他们都肯干。因为长年劳累，他们的貌相，看上去总比城里的同龄人要老上十几岁。我回家时看到不少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娃娃，已被风尘浸染得比我还老相许多，还时常传来消息，我的一些小学、初中同学死掉了。他们有的死于疾病，更多的死于工伤事故，比如，死在小铁矿的塌方，死在大小煤窑的瓦斯爆炸。他们的终年，20多岁、30多岁、40多岁，都有。村庄比较改革开放前，面积也扩大了一两倍，绝大多数乡亲搬入了新居，乡亲们的日子确实比我童年时候好得多了。但我看着这片片新房，与我到过的其它地方比较，想到他们靠的不是资源，不是父辈留下的技术或精明，而只是凭着一身的力气，一生的辛苦。我总觉得，老家那几乎寸草不生的裸山，就是乡亲们的脊背；那高低不平的丘陵薄地，就是乡亲们的脸庞。我对我的乡亲们真是又敬佩又怜悯。我读到其他作家写故乡的文字，常常不知不觉眼睛离开书报，思绪又一次飞回到老家，眼眶也湿润起来。家乡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家乡给我的是孱弱的身板。贫穷的日子使我先天不足后天营

养失调,20岁时的我走上十公里路程,就要腿疼几天。

家乡给我的,是庸常的智力。父母没有文化,乡亲们很少有人有文化。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使我在以后的事业中,比他人夺付出许多倍的心力。

家乡给我的,是倔犟的心性。我不怕吃苦,不肯服输。遇到困难挫折,就想到坚忍的父老乡亲,就想起父母挂在嘴边的乡谚。跌倒了爬起来,再向前走,不管天空是阴是晴。

家乡给我的,还有向上的力量。无论走到哪里,我总觉得父老乡亲在注视着我,我要替他们争光,最起码不能为他们丢脸。这成为我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所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第一个愿望就是捐赠给家乡的小学、中学。我只想让孩子们看后,打消与我童年一样对作家的神秘感,让他们自信起来。

我离开老家那个村庄20多年了,正应了母亲常说的那句话:衣胞埋在哪里,就一辈子想着哪里。我的心,我的梦,这辈子是离不开那个村庄了。我衷心希望这片“穷土”一天天好起来。

1999年11月6日